

琴弦上的茶乡

刘井刚

长安是个镇，是平利县的东大门。最早，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时，是跟伙伴打赌或发誓时才出现的。那时，喜欢跟伙伴抬杠、较真，比如：你怎么怎么了，我把长安坝的水喝干；或是你怎么怎么了，我倒爬长安坝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长安坝是曾经群雄逐鹿的中原，觉得长安坝的河流流径是最长的，水量也是最大的，坝子既宽且广。那水无论如何是喝不干的，坝子大得无论如何也是爬不到头的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安人，我觉得应该比谁都了解长安。我曾在春日的早晨，站在窗前，看采茶的姑娘们在氤氲着湿气的茶行里浮动。她们穿红着绿，散落在茶行里，像浮在水里的莲花或荷叶；我也曾在炎炎的夏日，与伙伴在水气袭人的蜡烛山林里穿梭。好几次，我在古色古香的茶镇徜徉，逡巡漫步。那是秋日的下午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，金色的余晖洒在那些“陈旧”的建筑上，显出几分庄严和神秘。那是一些仿古建筑，但那古朴清幽的环境，勾起了我对当初那个茶马古道深切地怀想；前年春节是个雪天，我和家人顶风冒雪，攀上楚长城遗址。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，冒着被滑倒的危险，小心翼翼地往山顶上攀去。我想站得更高一些，尽可能多地感受两千多年前金铁交鸣，杀声震天。

可是，我还是觉得自己对长安不够了解。如果说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应该走开些，离长安远点，这样才更了解长安。那么，我在火热的南方滞留过多年，也在遥远的西北边陲盘桓过几秋。从我记事时起，长安这两字就没有变换过。它先是一个家族的复姓，一直冠在行政称谓的前面。先是公社，后来是乡，再后来是镇。无论后面的称谓怎么变，变得花哨也好，变得实在也罢，但前面这两个字是不会变的。为什么要变呢？这两字多好啊，念着舌齿生香，福寿绵长，蕴藏了人世间所有的幸福和安康。

看吧，穿境而过的省道多像一条翻开的书卷。书是从中间分开的，两边的沟沟梁梁是密密麻麻的字行。那字里行间写着勤劳、朴实和善良。沿公路两边，是一马平川的万亩良田，素有平利粮仓的美称。长大了，从历史书里我知道了，在离我们很远的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叫西安的省会也曾叫长安时，我觉得，那个长安是不真实的，也一度怀疑它是冒名顶替的。可是，当我第一次到达古城西安，站在高大巍峨的城墙下，我被那种恢宏大气给惊呆了。尤其是街道上，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，人流如蚁，楼房如林。这时，回头再看我们的长安，心酸不已。我知道，生于斯而长于斯的长安，与那个十三朝古都的长安没有可比性。那个长安气势磅礴，雍容华贵。

二〇一〇年的中秋，我徒步从西单走到天安门

广场。就是这么短短的一段路，让我明白，同样的两个字，区别却是天壤。与繁华宽阔的长安街相比，穿境而过的省道显得那么瘦骨嶙峋。

先前的长安，身形局促。它的腰部以下被石牛和连仙两条河紧紧地卡着，动弹不得。像一条被堵死的胡同，一不留心，就出了长安地界。后来，撤乡并镇，金华村划归城关镇，石牛和连仙两个乡划归长安。长安虽然少了一个金华村，但却多了两个乡。于是，昔日那个头重脚轻骨瘦如柴的长安，霎时变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长安。这时，去蜡烛山，去西岱顶，再也不觉得去申人家屋门那么别扭了。

印象中最深的是公路边两排高大的白杨，远看或俯瞰，像一列永远看不到头尾的绿皮火车，没日没夜地隆隆前行。

春天来了，树开始发芽了。接着，那些叶苞慢慢地散开了，嫩黄嫩黄的叶子勋章似的挂满全身。过一阵，那些叶子长大了，像手掌似的互相致意。再大些，就挤挤挨挨的，密不透风，像一道天然的屏障。夏天，附在树上的蝉互相唱和，那声音此起彼伏。循着蝉鸣，随时都可以捉到一只。到了秋天，阵阵秋风中，那些招摇的叶子开始泛黄，然后纷纷扬扬地飘下来，于是，地上生满了黄色的鳞片。

长安不光水源丰富，交通也很方便。从连仙河口到关垭子，是一条长驱直入的走廊，战国时充满瑰丽之心的秦国就在这里对邻近的楚国小动作不断。为防备虎视眈眈的秦国，精明的楚人在边界筑了一道厚厚的城墙，但这条城墙没能挡住睥睨天下的秦国一统江山的决心。

长安有无数个明坝子。坝子与坝子之间有一处天然的瓶颈隔着，意断还连。每个坝子曾是一个家族的领地。据史料记载，长安坝的人多是乾隆年间湖广一带迁来的移民。迁来后插草为界。一个家族占据一个坝子。日子久了，家族与家族之间少不了争执，少不了倾轧。输赢之后，以兼和出让达成和解。这样，就出现了坝与坝之间田产归属交错的现象。

长安以茶闻名，长安的人热情好客，无论是茶庄，还是普通人家，客人进门，首先就奉上一杯热腾腾的香茶。

长安的坝子土层深厚，全是河泥淤积而成的。记得修河滨路时，有段路特别软，挖掘机把那儿的泥土全部取走，运来石渣填没。当时挖了一丈多深，下面还是乌黑乌黑的淤泥。这么肥沃的土壤，一旦种上茶叶，那土壤中丰富的有机元素精灵似的被茶树吸收，然后绵绵不绝地从叶腋间顶出芽苞来。这些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米粒似的芽苞，经采摘，炒制，然后转化成藏着茶晶的干片，经沸水冲泡，慢慢地散发开来。香气全部溶解在碧绿的茶水里，水里贮存不下的，又通过雾气散发出来。

长安的茶叶不仅历史悠久，工艺独特。而泡出

来的茶也是汤色清绿，香气扑鼻。

从20世纪70年代末，长安就开始种茶了。那时，不光生产队建了茶园，大队也建了茶园，公社也建了茶园，规模一个比一个大。不过，那时还不是放得很开，田地还是以粮为主。为不影响粮食生产，茶园都建在15度以上的山坡上。夏天和冬天两季农闲的时候，社队组织起大量劳力开展挖茶带会战。那轰轰烈烈的场面至今想起来，还让人热血沸腾。

责任制后，茶园全部承包下去了。承包茶园的都是村里的能人。像张店村里樊文来就是其中一个。樊文来不仅在种茶、制茶上有一套，酿酒，养猪也是一把好手。他的行动对周围的人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。

真正大规模地种植，是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。那时不仅引进了新的品种，种植方式也有了新的突破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重大转变。为了高产优产，方便管理，茶园全部建在川坝的大田里。开始很多群众不理解，也不接受，担心日后吃饭会成问题。谁知，土地流转后，农户的经济收入与流转前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有所增加。尤其是，以前侍弄田地的汉子们，整年有大把的时间四处揽工，他们的收入比种田地多了好几倍。而一年到头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颠颠屁屁的女人，都成了采茶能手。那些女人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劳作了，她们像车间流水线上的姑娘，站在齐腰深的茶行里，双手同时划拉，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捻着。她们专注采茶的样子，弹琴似的轻快悦耳。这种群体劳动，年龄早已超出了限制，有周末不上课的孩子，有七八十岁的老娘们。她们一边创收，一边愉悦身心。

劳动方式的改变，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。楼房都建起来了，许多人家配上了小汽车。从前那条古老单一的省道，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需求。于是，麻安高速应运而生。为方便人们休闲旅游，河滨路也跻身其中。

不了解长安，是因为长安的变化太快了。那种一日千里，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。

不信你再看看，省道的外边是河流，河流的对岸是崭新的河滨路，河滨路不远的山坡上，是早已贯通的麻安高速。从下面的官田坝到上面的关垭子，省道、河滨路和高速路，一直不紧不松地并列着，像三根棚在琴身上的琴弦。那逶迤流畅的曲线，像是无形的巨手整日在深情地弹奏着乐曲。这样一看，长安是一架琴，是一架整天响个不停的大琴。而弹琴的，是勤劳的长安人。

其实，长安也不是只有一架大琴，而是有无数架大琴，那一条条的茶行、纹股蓝，琴弦似的，不动声色地铺在大地上。采茶的姑娘们，音符一样在琴弦上跳跃，并奏出美妙的声音。那声音是进取与拼搏，是幸福和快乐。

皂角树的故事

田玉林

安康城东高井社区田家坡有棵皂角树，主干浑圆高约五米，树根深扎盘根错节。皂角树主干上有三个粗大枝干，枝干上又生大大小小的枝杈若干，树冠状似华盖，遮天蔽日，树荫周围足有三十多米。据笔者祖父讲他记事时此树就这么粗如此大。年年开花结实，皂角又肥又大。

那个时候无洗衣粉之类的洗涤用品，人们多把皂角砸烂泡水洗衣去垢，色艳洁白。树枝上还长有中医称作天丁的大刺用它挑破人体上的脓包不发炎，不感染，伤口愈合快。皂角树虽然带来不少的好处却也遭遇厄运，多次粗枝被伐，树根被截。伐了又长，截了又生，枝叶茂盛，生机勃勃，依然无恙。尤其是近年建房挤占，树枝被伐，树根被截。年年照旧开花结果。

笔者年少时与同学常聚树下乘凉读书写字做作业，听大人们讲故事说笑话；与同学同伴做游戏、斗蟋蟀，开心的乐，开心的玩；树下又是人们午休纳凉、耕牛卧地避热的好去处。

值得一提的是皂角树生长在干壤上，却又透出几分神秘，生生不息。四时风光不一样，春夏秋冬多旖旎。阳春微风习习，树枝摇曳；炎夏皂角开花，清爽袭人；金秋硕果累累，枝头悬挂；寒冬北风凛冽，簌簌叶落。

早年，当地流传着一首有趣的童谣：皂树棵，皂树埡，皂树埡上好人家，生下儿子会写字，生下女子能绣花。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童谣，树周围人家，耕读传承，莘莘学子勤奋进取，以一户人家为例，一九六〇年有叔侄三人步入大学，六七十年代，升入高等学府的子弟接连不断，共有二十多人。这部分人大多有造诣，有研究生，有工程师，出国留学深造不乏其人，尚有进入尖端科研机构中国火箭运载研究院的佼佼者。

当年生产队的广播喇叭就挂在皂角树上，中午下工和晚间社员围坐树下听新闻，听歌曲，听天气预报。笔者越听越高兴，萌发了学写新闻稿的欲望。有感而发。抱着试一下的心态。书写了一篇“广播喇叭响了”的短文，寄到安康县广播站，不几天就广播了。立足本地，实事求是，接着不断报道生产队的生产消息及好人好事，诸如“山沟里安上了广播喇叭”“五星大队劳力协作”“两件铁耙的故事”等数十篇稿件。编辑部还免费寄来两本稿纸，并鼓励多写稿写好稿。由此一发不可收。后来又向《安康日报》投稿，由于写作勤奋，笔耕不辍，被《安康日报》聘为通讯员，并颁发给证书。至今还珍藏着当年信封式稿费通知单的“汇款人简知附言”数十张，算是留念。

笔者爱绿护绿，皂角树的美就是凝聚一个“绿”字，郁郁葱葱，绿色环境美如画，割不断的情结，它高大，挺拔，古老，甘愿为它鼓与呼，确定为古树成为文物，与人和谐共处，受到保护。前年就拨打热线12345呼吁，12345发信息即告：你所反映的古树保护问题，已转有关部门，请耐心等待。时过数日，接到一个电话，说什么“这是个人指挥行政”，让人哭笑不得，只好作罢。

已到耄耋之年的笔者，老有所好，爱读书看报，一次读到安康日报有关古树名木专版的文章，又动了为皂角树呼吁的心思。不辞劳苦，往返奔波。先到安康市林业局，得到的答复是城区古树名木不属他们管。抱着碰一碰的想法，走进安康市森林警察大队，接待的姑娘倒也热情，但是说他们只负责有关森林的刑事案件。接着走访了新城办林管站，接待的人还是热情，询问了一些情况，并说到树木现场先看一下，当即并主动联系市住建局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不久市住建局电话联系笔者，一同到皂角树现场勘察，了解情况，并承诺回去研究很快定案。数日后电话告之笔者，说该树已定为古树，心愿落定，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。不过数日，来了几个人，带着水泥钢筋沙子说他们是安康市园林处的，来选地打水泥石桩安装监控录像，管理皂角树。笔者主动协助，搅拌水泥挖坑打桩。过了几天就把太阳能监控安上，已初步保证皂角树安全。下一步还要对古树进行评估，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和管理措施。

皂角树得到保护，笔者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，自感心灵也得到安慰。皂角树的故事虽说较长，但都是真情实事，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。这里提到安康市住建局和安康市园林处的同志工作认真负责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嘉，值得学习称赞。

古树也是文物，文物是不能再生的资源，要进行有效的保护。否则，会造成遗憾，古树造福于人，人要爱护古树。亲身经历，有感而发，得心应手，成就此文。绿水青山幸福安康，生态宜居大美安康。笔者年事已高，八十有三，看报不带镜，提笔写文章。能上文武山，敢游香溪洞，登临天柱山，泛舟美赢湖，为什么？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我们生活在崇德向上生态优美、宜居和谐的幸福安康。



雨访铜钱关

卢慧君

站在秦头楚尾古城墙的关隘上，脚下的土地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和神秘，或因秦楚文化交融，铜钱关才有了如此大度的包容和接纳。境内的山峦既有秦的霸气雄浑，也有楚的极盛秀丽，刚柔相济，浑然一体，透着别样的韵味。

铜钱关，是一个镇。相传在清代嘉庆五年，因修建古城墙时挖出一窖铜钱而得名。境内山多树多水多，放眼是绵延不绝的崇山和青翠欲滴的山林，植被丰厚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肌肤。这里有千年的白皮油松，六百年的青檀、皂角树，两百年的桂花树，还有“植物黄金”之称的杜仲树，“圆满、多子多福”的香樟树，至于上百年的树木，更是随处可见。那绿，浓得化不开，似乎用手轻轻一捋，就能捋出满手浓浓的绿汁来。古色古香的青檀、皂角树吸收了日月天地之精华，似修得正果的仙人，有了普度众生的灵气，全村人对它敬若神明，这是纯朴善良的山人对山林的礼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。特别是竹林，家家房前屋后，山坡地头，大片大片随处可见。那修长挺拔的身姿，绿意盎然的竹叶，在风雨中婆娑摇曳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清趣天然，给铜钱关的古朴庄重平添了一份雅韵。此时，除了我们，没有其他生灵打扰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与眼前的一片竹海特别和谐融洽，脑海里不由得跳出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让我这样为生计整天被俗事所累的人，羡慕不已，也幻想着有朝一日没有案牍之累来此小住几日，明月下，温一壶清茶，与竹作伴，做一回雅士。低头，则是欢快向前、奔流不息、泛着粼粼波光、赤岩河，水映着山，山护着水，山水相依，生生不息。

其实，铜钱关镇还有一多，那就是国家级古村落多——镇内有庙湾、湛家湾、万福村三个国家认证的国家级古村落。我曾造访过安康其他县区的古村落，大多都保存的不完整，或规模较小，像铜钱关这样规模大、保留较为完整的还是第一次见。

当我踏过荒草掩埋的泥泞小径，来到庙湾古村落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令人惊奇。前面之行因为一直在山间穿行，给人造成了错觉，以为铜钱关内除了河道两边，没有成规模的平地，没想到大山深处竟隐藏着近百亩的平地，几十间房屋整齐有序地坐落在这里。村落分为上中下三个院子，院子大门统一向东，设有门楼、耳房、上房，中间是天井。门楼是高高扬起的马头墙，显得高大、气派。房子多为一层，土木石结构。外墙的下半截用石头垒砌，上半截用土夯实，房顶覆盖着薄薄的青石板或青瓦，看上去如鱼鳞一般规则整齐。而且是退堂式建筑，有坊堂，门两边各有石墩儿，这种式样和我小时住的房子完全一样。过去房屋窗户较小，采光性不是太好，坊堂就成了客厅，一般左右各设两间厢房，不用进屋，就端把椅子在坊堂闲聊，敞阳、空气好，也可看外面的风景和人事。

庙湾村落里的祠堂、池塘、晒场、水井、石碾、石磨、石臼，一应俱全。晒场上铺满青石板，据镇上文化人讲，从前这里是整个村落的公共场所，每逢重大节日，大家都聚集这里载歌载舞。广场上石磨随处可见，被雨水冲洗后，泛着油亮的光。我出生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川道，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全村才只有一个石碾，就是石磨也不多，可见庙湾当年人丁兴旺的繁荣景象了。后来移民搬迁，成了无人居住的村落。屋子里少了一日三餐的火熏火燎，少了承欢膝下的喧嚣，加上日晒雨淋，墙体早已斑驳脱落，门窗、檩条腐烂，成了断壁残垣。眼前的水井、池塘上长满厚厚的青苔，杂物覆满水面，令人惋惜。这样的风水宝地，自然有很多传奇故事，印象最深是他们对读书十分重视，从这里走出了不少人物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眼前的房屋主人曾任职清代的“按察使”。

雨，还在飘洒着，我的思绪随着这细雨翻腾飞扬。地处旬阳市最南端的铜钱关，一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娇俏女子，有待人们去发现、探索、开发，揭开神秘的面纱，意犹未尽，已是灯光点点。还有很多未能成行的景致，只能留到下次引领了。



于元波，男，汉族，1976年1月出生，安康汉阴人，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安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先后入展庆祝建党67周年陕西省中青年书画家新作展、北京世纪坛印记中国书画展、安康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书画摄影展、国家电网六省书法美术作品展等。2020年7月作品“春来蝶轻盈”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届“邮驿路运河情”全国美术作品展。

作者絮语

入会十余年，转眼已近知天命耳，回忆往昔，苦辣酸甜涌上心头；学画点滴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，天资愚钝，感知艰辛，奔走求学，个中甘苦一言难尽。

数年且夕临古读今，亦心追手摹吾师之作，觉精妙处，恍有所悟；常思画需有己容，若拾人牙慧，此亦匠人所为。亦查己画，弊处尚多，思不能解，故常止步不前。余思笔墨之大妙，意在天然。画者，有别于五音五味而以五色之变自成一格。乃心中之隐，情中之密，意中之藏也。“隐”“密”“藏”以神备也，为使其“现”而借于物之形，为使其“活”而借于物之神。物形物神赋予点划笔墨，点划笔墨本有其神、形，二形合一，二神归统则可畅神。有多求细味者而失之大美，乃弄粉调脂而先天质，不可卒观。有青藤、八大、石涛、岳翁、白石、潘天寿等先贤，能凸现骨血神气力辟混沌。卒章有法，严谨中不滞涩，天然一派谓性灵也。余绘画无他技，循道守理孜孜求索，不敢入议。画亦修道，在书法、篆刻、文理常做功课，以滋画艺。

今许画作，虽有所悟所得，更不免有糟粕，深觉中国笔墨精神知之尚浅。偶有心得，只言片语难敢示人。



紫气东来



露华浓



春华秋实



如意